

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天祿閣外史 第五卷

○遇樵 徵君入秦，倚歌於渭橋。有負薪者過而問曰：「子何人，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？」徵君對曰：「甫漢室之徵君也，弔古於秦，悲而倚歌，非汝所測也。」負薪者曰：「今游秦之士，接跡於渭橋，不徒遊觀以為樂也，皆挾策懷珍以乾秦王，而士無遺於鄰國，秦號為得士。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，使一見秦王，秦王必以子為上國之賓，富貴可立而俟也。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？」徵君曰：「非甫之志也，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。憲也豈寧戚之流乎？」

負薪者曰：「吾秦人也，以負薪為職，比秦之名山、廣谷、遺基、故苑，吾皆得而樵焉。子欲弔古於秦，以釋厥志，吾為子肆言可乎？」徵君輒然而仰笑曰：「出於機，入於機，同游於機，浩浩乎磅礴於機，而忘於機。」負薪者曰：「吾惡知人忘於機乎，機忘於人乎，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於無極之原，智者覺之，愚者忘焉。故萬物緣機而生，緣機而動，天地如之，而況於物乎。吾與子遇，機也；吾與子言，機也，子以吾為忘於機，而不知吾以子為忘於人乎？」徵君不能對，既而曰：「子言秦之狀也，憲也願聞之。」負薪者曰：「吾忘於機，子忘於人，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？」徵君曰：「吾始知忘於機者化於機，覺於機者忘於人乎。雖然，吾以仁義為機而得其名，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。薪者得於斧斤而不得於子，是亦忘於子也。而子亦豈忘於機者。」

負薪者曰：「噫，嗟乎！吾與子之爭於機乎鑽焉鑿焉，而不得其源乎！吾已矣哉，今日暮，重關渭水東流，秦嶺蒼然，烏憩雲木，有廬在焉。請與子偕歸，以薪為榻，舉瓦觴餐鬼草，聊以娛子懷也。」負薪者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吾請言其略，以竦子之游。夫秦，四塞之壤也，雖偏鎮於西隅，而國之形勢實為天下雄固，帝霸之業也。若夫盤互而秀於南者，則終南、太乙焉；隆隆乎陰於西極而東望潼關者，則華嶽焉，東注乎咸陽則澧水之所導也，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。咸陽之南，周之鎬京也，茫茫四陵，南北相望，秦宮所營澧其鬱焉。豈惟涇水之望陵哉。西北臨乎豳國，而奕奕者其梁山也。■鳥■而蒼蒼，內有離宮別館、昆明西陂、輦道紆曲而相屬者，秦之上林也。鬱然起於零之東南者，有紫閣峰焉，其周之靈台，廢也久矣。橫互乎藍田者，有秦嶺焉。霸水之所出，■關之所鎮也。絕於西域，而嫫姚之所開者，其玉門之關乎環於漢陽而微茫者，其烏鼠乎。限於北漠之陁，匈奴倚垣而窺者，此秦之長城紫塞也。■蔽乎朔方，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，其賀蘭之山乎擊下龍門，景入太華而浩蕩者，黃河也。積雪千里而瀑布之滂濺者，則太白焉。荆山峙於河，則大禹鑄鼎之墟也。若夫太液曲江之池，樂游細柳之原，驪山之溫泉，新豐之粉社，隴山之九坂，長安之章台。又有博望西郊、芙蓉、未央、長樂、建章、甘泉之宮不可勝數。其近而羅列者，皆鍾秀於雍州；其遠而環帶者，皆隱耀於關中也。子之游秦其知已乎？」

徵君謝曰：「幸教甫矣，今王室多事，而秦晏然。一日不能藉，雖藩籬四塞，吾恐胡人整步而過藍關之險，平於九衢太華之限，豁於戰場，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。」負薪者永嘯而去。徵君歎曰：「國有隱士，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。」洎曰：「此人秦第一篇，文勢錯綜變化，不可彷彿。中兼賦體，讀之令人手舞足蹈，太史公後罕見此文。」

○待樵

徵君復遊於渭橋，待負薪者來。左權不悅曰：「昔者夫子倚歌於渭上，遇負薪者與之鄙談，今又俟其至，何褻身於野人而失期於諸侯哉竊以為夫子不教也。」徵君曰：「汝未之達乎。吾如秦三日矣，而秦王不聞，是左右之佞者眾也。秦王招我以禮，蔽我以佞，則賢主之負薪者眾也。吾欲去秦，是揣佞於左右，而忽禮於秦王。議者必曰：『無故而驟去，非孟氏三宿之意也。』吾是以寄傲於斯乎？」

乃假為漁者，倚梁而釣於渭水之流，有漢使翟■過而訊曰：「僕久不見叔度，何落魄如此耶？」徵君對曰：「夫貧賤者，士之素也。用之則為春陽，不用則為秋陰；達則萬鍾而不加喜，窮則一瓢而不加憂。故仲尼聖矣，不能為夷吾之霸齊；孟軻賢矣，不能為子產之興鄭。何則遇與不遇耳。今漢室將蔽，賢士淪落，黨錮之釁方殷，權奸之謀已奮矣。有志者其憂患乎！秦以千乘之國，當世叔之季，桓文之功烈可一舉而樹也。然而玄謀深識之士不集於國，潛韜■策之雄卷跡於路者，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，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。夫秦王，帝室之同葉，而宗盟之首條。不以此時富強其國，陰結諸侯，而扶漢室之危，吾恐天之曆數必授於異姓之手，以帝海內，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。吾之游諸侯，為漢室也。使秦王宴然而不顧其後，則士亦佛塵而往矣。吾之不去，尚冀秦王之遇也。三日而無聞，吾豈咎於秦王哉。憲也不仕天子而游諸侯，亦仲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為也。終不獲志，則卜居於山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，豈自同於羈旅之徒乎。」

翟■曰：「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輕賢士，其不能為漢室賴也，亦明矣。以子之才，上不臣於天子，下不交於諸侯，而猶偃仰當世，是洗巢由之耳，而負伊尹之鼎也。今漢室之難，發於鉤黨，此亦諸君子之激也。制群小而自制，不亦悲乎夫！陳仲舉、竇游平、李元禮、郭林宗、范孟博之屬皆子友也。今天子方高子之名，盍亦就蒲輪之聘，清朝廷之路，而解諸君子之憂乎。奚必以意氣賓侯王，單笑，輕爵祿而若是忽也。且吾聞之，■鯉游於百川，不如江海之深逝；朱鳥游於山澤，不如雲漢之高飛；賢俊游於諸侯，不如一王之殊遇。子其慎所游也。」

徵君答曰：「是則然矣。先生獨不聞：江海之逝者，不能棲遲於芳藻；雲漢之飛者，不能飲啄於清流。一王之遇者，不能詘伸於爵網。名羈之外乎，鉤黨之議非諸君之憂也。王道壞而重臣危，不可以濟。先生其行矣乎。」遂送別於茂陵道。翟■登車，惘然遙謫徵君曰：「時哉，各努力也，於其■矣。」

○誅賞

秦王聞徵君入秦三日不得謁，誅左右之蔽者五人，令國中弦歌以逆徵君。秦王侍於宮門，軍武執戟，庶人執旗，車馬輻輳。觀者慰曰：「今日得見徵君也。」徵君至秦宮，秦王欲爵之，授以冠舄。

徵君辭曰：「不可受也。夫先王之爵祿，自畿甸而頒於侯國，太宰掌之，天子不得而私其臣，諸侯不得而私其士。故詔爵以德，詔祿以功，皆天子之明制也。至於衰世，庸王廢滅先王之法，爵祿無紀，軌物不經。挾權據寵之家，珠玉以為淵，丹青以為谷，羅綺絲竹之樂交陳於前，互以長夜。若此者豈皆君之賜乎。實寵幸於士庶，措威福於人主，無德者爵，無功者祿，百姓怨困於下，而國病矣。人主疑而不能悟，愍也；悟而不能振，弱也。主弱則臣強，強則侵，侵則毒。臣毒於內，則諸侯毒於外。其始強也，亦以爵祿而私士，遂至浸溢而不可救。故勢合則戰，勢分則盟；力合則戰，力分則盟；謀合則戰，謀分則盟。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也。而況當是時以爵祿役天下之士者，皆有國之諸侯，其權可得而爵，其地可得而役，其民可得而兵，其士可得而臣也。然帝秦而為民，魯仲連猶恥之。是士非不欲臣於諸侯也，無道之國安得而臣哉。今諸侯有位而無國，其勢又難矣。無國是無民也，而遽爵其士，士必蒙戮，況諸侯乎。夫漢室雖弱，未有周赧之窮，宜以扶漢室為名而謀其國，則諸侯之業光矣。賢王封千乘之爵，而有萬乘之勢。士之日夜望秦而驅馳者，亦欲以漢室之故而陳於王也。若賢王有其國，而國之人民土壤皆奉職於王，則士亦不必至矣。士至而爵之，亦不辭也，賢王惟無國，故不可爵一士而使之謀秦。何則漢室之君臣，猶議禮於庭，而攬天下之地圖，頒諸侯之爵祿，建策號於海內，行賞罰於郡縣，而一統之形未剪也，賢王欲謀秦而扶漢室，豈必爵一士乎故曰：得民之心者不以威武，得士之心者不以爵祿，得諸侯之心者不以山川，亦自得其心而已矣。臣之入秦也，月始受魄。而臣之見王也，月已幾望。賢王以為左右之蔽而誅之，求士誠急矣。奈漢室之典刑何也，誅一人猶不可，況其餘者耶。夫蔽士不可以為律也，蔽而誅之，使有讒於王者則如之何不達於王而殺其士，於秦國之境者又如之何賢王誅左右以蔽戾，榮臣以爵祿，賞臣以冠舄，皆非典也，臣故不受。夫死五人而得一士，賢王何利焉，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。且以迫秦後不可以為盟主。王其圖之。」

秦王無然曰：「然則，寡人為之奈何？」對曰：「雖然，猶可為也。今秦之有司，天子之臣也，王宜以為情告於天子之有司。」

聲以私進美女之律，蓋其罪與蔽均也。令有司亦以其情達於天子，則王之慮必釋，而親親之恩堅矣。」嬖人史綱曰：「何必然則君之計宜以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，乘土之歸秦而速伯功，倚秦國四塞之險而會諸侯，當漢室繫卵之危而布文德，此一時之顯名盛舉也。五伯之功皆謀於速而鑽於機，故名顯而功集。今天下初啟難也，以誅賞之小瑕而詭掩曲飾以求媚於時，臣恐天下事謝矣，何以達聖哲之權，昭鴻駿之業。竊為君不取也。」秦王笑曰：「何言之易，何言之易。寡人方與徵君游禮樂中，惡及茲也！」

是歲，少微見於秦。

○盟會

韓臣將尋盟，秦王問於徵君曰：「韓將與寡人盟，何謂也？」徵君對曰：「夫諸侯親睦，以寧其社稷，以懷其人民，使軍旅之士不相加也，於是乎有盟之禮。夫盟，信之興也，諸侯盟會以示好，宴享以示睦，故諸侯貴盟而賤役。大國盟而不役小國，役而不盟弗信，則盟必潰。弗盟則無以彰信也，盟以彰信，故潰盟者春秋惡之；求盟而不直者，春秋恥之。夫求盟者信詐之機也，是故諸侯未盟而戰，將以養其戰也。既戰而盟，將以防其救也。故怠則乘之，釁則動之，窺怠而乘，是吾以盟怠也；觀釁而動，是否以盟釁也。以盟怠者，敵必乘之；以盟釁者，敵必動之。故曰：「信詐之機也，必欲盟，故樹之以信；必欲潰盟，故寓之以詐。盟而守信者，若葵丘之會是也；盟而守詐者，若河陽之會是已。夫天子與諸侯不言盟而河陽之會，則晉文之守詐於諸侯以侵周室。孔子曰：『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。』此之謂也。今王欲為葵丘之會而樹信於天下，則韓之首盟不可辭也。受韓之盟，則諸侯皆響應而盟秦，齊桓之盛復轉於今矣。不然，則諸侯背秦之心猶韓之盟於秦之心也。韓之土壤，秦不能過；韓之山川，秦不能過；韓之謀士，秦不能過；韓之人民，秦不能過；韓之精兵，秦不能過；韓之車馬器械，秦不能過。夫以不能過之韓，而求盟於秦，固天以葵丘之烈賜賢王也。王其盟之。」

秦王悅，遂與韓人盟於錫谷。

○琴論

徵君燕居，中夜鼓琴而歌《邕風》，秦王使左右伺之，通於館人。館人覺，私告於從者曰：「子之師也，鼓琴詠歌其聲鏗鏗，然是歌也果無心乎！」從者對曰：「夫心以生聲，聲以成歌，歌以揚志。若夫子之歌也，何謂無心。」館人曰：「然則所謂歌者，何詩也？」對曰：「《邕風》。」曰：「奚取《邕風》也！」曰：「《邕風》，王化之紀也。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。秦其望矣。」曰：「無刺乎？」曰：「鼓琴而音婉以和，歌《邕風》而聲■雍以舒，又何刺焉？」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：「先生無勞，竊也請復於君，可乎？」

左右返。徵君理琴顧從者而言曰：「吾鼓琴至《邕風》之亂，琴不起，必有疑者感之，其秦王乎？」從者對曰：「館人哉！」徵君曰：「館人何為而疑也？」對曰：「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，卒爾問曰：『鏗鏗者歌其有心乎？』弟子應之以心。又問曰：『何國之風？』弟子告之以邕。又問曰：『有刺乎？』弟子告之曰：美。是以知館人之疑也。」徵君曰：「甫有心而鼓琴，君無心而疑琴，琴亦應吾以疑滯。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。嗟乎，夫人寄於幻化，有有心者，有無心者，有有心而無心者，有無心而有心者。無其所無而未嘗無，有其所有而未嘗有，無亦疑也，有亦疑也。疑則機也，機則感於機而應於機，機之流於物也。無一無萬，無巨無杪，無遠無近，無陰無陽，鼓舞化育。若知其存若風之，噫噓而物竅皆鳴日之照臨，而物狀皆朗。不行而赴，不疾而馳，此之謂機。故禹產於石英，契產於燕卵，頡皇悟於鳥跡，傳說報於夢寐，乞人哀而感申喜，介子歌而泣文公，瓠巴鼓瑟而魚出，魯陽揮戈而日反。其有心乎？」其無心乎其感於機乎，其應於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，館人知也，吾弗知也。館人疑而琴蹇，吾知也，館人弗知也。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，如館人之疑而觸者亦多矣，小子識之。」

從者出告於館人，館人異其所云，入曰：「夫子鼓琴於堂，而有琴玷，以為僕疑也，夫子殆得其疑而失其人乎。」徵君曰：「此弟子之言也。」館人曰：「否。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於牖外，以犯夫子之琴，此左右之疑也，從者其誤矣。」夫徵君撫琴而哂曰：「左右之伺王命也，則疑在秦王也，於左右何疑夫疑，鬼之門也，明神之庭也，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，未聞汨明而奮疑也。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，遠淫邪以昭明其性，躬政事以昭明其動，辯忠佞以昭明其志，濟菴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，猶懼其未廣也，察諂諂以昭明其過，納諫諍以昭明其虛，修蒸嘗以昭明其敬，光庇國家以格於上下神■，是以世享其榮，子孫必興，此後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。秦王以漢室之子孫貴而無輔，富而無民，恃大而不修德，疑士而不謀政，後有興者亦始皇二世之為也。惜乎！吾不得見左右而論於王。」

館人出，從者侍而問曰：「夫子何屑與之論大道也？」曰：「吾聞君子無傲，以傲而陵人，人亦侮之；以傲而陵君，君亦賤之；以傲而陵長，長亦擊之；以傲而陵弟，弟亦狎之；以傲而陵友，友亦遠之。是以替名而■善，身必戮焉。吾知免於今矣。」

○燕居

徵君燕居，與七子講業，七子問曰：「孟軻、孫況之後，由道者可得而聞乎？」徵君曰：「道，人之路也，愚夫愚婦皆由之，孔子盜跖皆由之，何謂無道？」曰：「是路也，非道也。以路而為道則可，以道而為路可乎以道而為路則亦指仁義而為塵埃乎？」曰：「汝何以道為道，以路為路乎吾觀其由於人者云爾，夫路也者，緣仁義而名者也，非緣路而名仁義也。汝知仁義之非路，而孰知塵埃之為道乎；知塵埃之為塵埃，而孰知仁義之為塵埃乎。天地庶物皆塵埃也，則皆路也，安得不謂之道。故君子仁義以為路，是亦仁義以為塵埃也。仁義以為塵埃，是亦塵埃以為道也。道衰於春秋，亦隆於春秋。若孔子及顏淵、曾參、子貢、蘧埃、季札、子產是已。道熄於戰國，亦鳴於戰國，若孔■、孟軻、墨翟、列禦寇、莊周、荀卿是已。其餘嗷然嘯其術於當時，以立一家之言者，殆不可紀。若鄒衍、虞卿、慎到、山環、關尹喜，庚桑之徒，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，使孔子出必取而裁之，以納於道，雖商鞅、蘇秦、張儀、公孫衍、申不害、韓非之流，其學不出於縱則由入於橫，不入於刑則出於名，馳其辭■議以傾諸侯而坑天下之民，然數子者，亦皆辯慧博聞之士，使其游於孔子之門，孔子必不拒。蓋辯慧者，考業之資；博聞者，達性之涂也。如是則儀、秦無縱橫，而韓、商無刑名矣。夫人之性不相遠也，其質饒以懿，而文之以詩書，閒之以禮義，則性成焉。放性猶璞也，不琢則不成。今夫對藪之人多鄙，市井之人多媿，非理也，其習使然也。性固無間於熙藪市井之人也。故循其習之謂情，宰其情之謂性，因性而導之謂學。不因性而學是助傲而飾巧也，何取於學故博學而無禮，君子以為求性之泛禮者，所以規厥性也。學而禮則令名昭焉，名昭而辱遠矣。故居上而能靖，居下而能默。世有遽墨氏者，則以為陋；有慕莊生者，則以為僻；有譚荀卿者，則以為曲。噫。三子者無盜跖之行，遵仁而處，遵智而達，遵禮而動，孔子之所必取也。互鄉之童子無異於市井之人，孔子猶與其進，而況於三子哉。故曰：世俗不可與論古，拘儒不可與論道，其是之謂乎？」

○仙論

秦王好仙，將築台於宮，以望終南，徵君諫曰：「不可。夫有國者，將以遠欲而親民也。故封建一國，則一國之民賴焉，不敢棄也，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治於鄰。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，諸侯遠欲以親百姓，百姓懷之，是以能有其國。昔者太公封於齊，而齊民頌；周公封於魯，而魯民說，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。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，而為秦之諸侯，幾二百載，而百姓日蕃，田野日闢，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，豈民性之本然哉，亦為人牧者有以■城其民也。」

臣始入秦之境，野無肥民，市無豐賈，乞者載道，倉廩不■，臣疑以為無諸侯也。及賢王得臣，百姓歡悅，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。臣愧不能有益於秦，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於前也。故欲築台以求仙，窮觀於華嶽，騁望於終南，而為遠民之舉，以彰其欲。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，臣竊以為過矣。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，欲民力以築千金之台，燕民猶病之，況築台以求神仙乎。

夫仙者非臣非民，潛於山澤之間，垢衣應形，飲水食草，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，窮莫甚焉。黃綺曰：爵祿不及，而竊吁吸之術以自榮者，世之所謂真人也。雖臥薪不足以喻其窮，嚙膽不足以喻其苦，左無吹簫之妾，右無鼓瑟之姬；珍羞異膳不得陳於前，文武侍從不得列於後；播棄父母，割絕子孫，不表於卿黨宗族，此海島之鬼群也。由此觀之，綺隱於商山以結為名，其論神則則恥

之。故當時避秦之士，往往皆明忠信、樹廉恥，識君臣之分，審出處之節，如黃綺者亦良可述也。彼豈淪於神仙哉。

今賢王捐千乘之樂，而為此游，以自悴其身，孰為利乎夫為百姓而築其台，雖勞而不怨，棄百姓而勞民，民孰勞之，是築怨也，社稷之神不福焉。

昔我先王建國，伯子男皆無封壤，唯諸侯是親。今秦以如繩之國，自賢王而絕之，無乃不可乎。嗟乎！賢王特不寤云爾。崇爵豐祿亞於天子，雄藩沃壤，據四塞而誰何，賢子孫世守其業，雖值亂世而不與王室同危，且足以樹霸。若王運在，又可以興其延年也。如是何希乎喬鬆，何慕乎韓羨，寂寞而枯槁哉。彼且悔之矣，賢王復希慕而為之，是使松喬韓羨延領於竅谷，而笑賢王之不智也。臣願王罷築台之役，以為人民社稷計。」王不聽。

是歲，秦飢，匈奴寇潼關。天王使中尉彩金於秦。

○黨錮

曹節亂王室，秦王問於徵君曰：「王室有黨錮之難，何為其然也？」徵君對曰：「仁哉問乎。夫豪傑結難禍及於國家者，豈一朝之故當其負天下之駿望，則人主倚之以社稷，孰不以為豪傑慶，而不知發難之端亦萌於茲矣。自甘陵之黨興，天下已知今日之禍。若陳蕃、李淑、李膺、竇武、張儉、郭泰、范滂之屬，一時號為三君、八俊，名莫盛焉。而竇武、陳蕃以執政為朝廷重，讜議合如應響，忠謀奮如疾雷，然諾相許，確如太山，其自負也如此，而竟不就。故名顯而望隆，君子之幸也。小人因其名而乘之，其難癒激而不可解，以至於危國家，可畏也。

憲聞之，豪傑之出，必有英毅明懿之君，以成其志，則謀裕而不激，功順而不挫，以輯定社稷，民人以寧。故舜不遇堯，則歡兜不能放；周公不遇成王，則飛廉不能戮。今數子無舜與周公之遇，而為此謀，不亦哀乎！夫治世則陽明聞，而小人為泥沙；亂世則陰濁濫，而君子為魚肉。今王室無綱紀文章，使豪傑弄於群奸之手，海內塗炭者十有餘年，是威福移於下，而主權不明也。故豪傑錮而為黨，罪以危社稷之名，豈天道也哉。若數子不死，猶可以鎮王室，不然，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內矣。夫彼以小忿而構大難，鉤黨之變，臣其寒心。天如祚漢，錮賢者必誅，仇民者必戮，正其典刑以舒直亮忠貞之士，則王室之隆，若振翼也，何為而使其幽憤哉。自李固、李喬不得伸於前，致黨議不得明於後，臣以消息之勢觀之，必不免矣。悲夫，以王之賢偉當千乘之國，而失高枕之安，此臣所以為賢王患也。王宜以誅節等為名，盟集諸侯，肅清王室，培植善類，蘇活蒼生，改元以新天下。若王上不從，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。臣竊念安帝之世，內戚用事於朝，諸羌橫馳於郡國，天下咸怨。然帝有好賢之明，常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，臣亦與焉，猶以為未可仕也，故辭而不就，淹詣於今。主昧臣虐，國命大謬，善類盈朝而無尺寸之功，徒以清譽激揚。而問畫者蓋寡，竟罹禍難，臣實痛之。今黨錮紛紜之際，猶可援也。賢王為王室計，奮然速舉以延漢祚，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，王其圖之。」

秦王感慨，泣數行下，左權劍歌，以挑秦王。歌曰：「西溟有劍，其離照之，可以熏黔黎。」秦王於邑而言曰：「寡人寤矣。徵君，寡人師之；子，寡人友之，將協謀以輔王室，不敢避也。」左權對曰：「徵君入秦二年，以心奉於王久矣，而王方悟耶今天下之諸侯，皆欲以首盟為功，以靖禍為勞，以得士為強，以收民望為張，而王不聞，何也？」秦王謝曰：「係子之幸教，寡人其利普哉。」

左權出語秦人曰：「吾數諷秦王，而王不謀，雖得徵君亦不足乎。」

○見幾

陸續追師至秦，謁徵君，而喜曰：「續也得師矣，願終身受業焉。」徵君問曰：「子見元禮乎？」陸續答曰：「嗟，與元禮去國矣。」曰：「黨難解乎？」曰：「霍子之力也。」

徵君歎曰：「雖然，闕寺執政，直臣必危。元禮之去其能久乎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，憂形於色，移榻不寤，獨何心哉是以堅不仕之，意遂山藪之樂。林宗與吾偕是心也。彼猶擇交而獎訓，故及於黨。若憲也，無譽無毀，潛葆厥素，躬料以養妻子；鼓琴讀書，以訓來學。有兄伯庸，哭母失明而亡，吾獨廢塚三年，遭漢不靖，佞臣竊權，匈奴稱命，惠政不沾子民，斂術結網於國，吾是以堅志而避世。及讀孔氏《春秋》，嘗曰：『仲尼之道，至作《春秋》而尊也，知周無盛王，不可以輔，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。得志則攝相事而誅正卯，不得志則懷褒貶而作《春秋》。』吾亦樂仲尼之道。周漢之東皆季世也，故考風於列國，聞政於諸侯，諸侯不以為賤而賓之，豈爵祿以臣而凝滯於進退哉。吾始游齊、魯、韓、魏之諸侯也，四君皆愛士而不能謀，盟會而不能信，將如晉而國有警，乃遙涉於秦。秦王明毅而好問，分祿而養賢，積秦之粟，盟諸侯而扶漢室，疏黨錮而清王塗，誅佞臣而撫黎庶，卻匈奴而歆社稷，則穆公孝公之業不足為也。今闕寺執政者二世矣，黨錮雖釋而主疑未愈，何以熄燬若數子不為逢梅之舉，必為後憂。孔子曰：『邦無道，危行言遜。』數子其未從事於斯乎？」

是歲，秦國地震。大雨雹。

○上林

有五色鳥集於上林，秦王喜而問曰：「寡人享西土之祿，未有功德於敝邑之百姓，而致珍禽，寡人以為鳳也。不然，則太液之池非無鳧雁之鳥，上林之苑非無鸚鵡翡翠之禽，奚五章之若斯也。寡人聞之，西方之鳳曰鳳，意者其鳳乎若以為然，寡人將發私廩致百匠以修上林，則何如？」

徵君對曰：「吾聞淮南有鳥，其名曰鷦；南越有鳥，其名曰鷦，皆五色也。昔者，文王為西伯，修德行仁，澤被南海。是時也，有鳥鳴於岐，名曰鳳凰。百姓陳路而歌，群臣埋庭而頌。文王曰：『奚為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予過。』夫以文王之懿，而讓岐山之鳴，卻臣庶之頌，慎儆德之愆，是以光昭於西土，恩懷乎諸侯，而為受命之主。世載厥休以茂，有天下則文王之為也。今王之心度不類，然臣恐指鹿為馬之臣復面於秦庭矣。夫上林苑，秦之廣圖也。我漢祖滅秦入關中，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，豈復畏秦之餘威哉，亦項氏以為憂也。至孝武皇帝，始鑿昆明之池以習水戰，民不得休息，而天下大困矣。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。及世祖遷於東京以來，上林遂為廢苑，今欲興之，非帝王之業不可。雖然，斂四海之財，發百年之粟，竭百姓之力，以修亡國之規，仁者不為也。且以供子孫盤游之樂，為二世竊笑，是秦之民又黔首也，不亦悲哉。願王察臣之言毋忽焉。」

秦王乃止上林之役，左右因是以嫉徵君。

○觀雪

秦王與徵君飲，觀雪於庭。有姬臥貂帷，賦《白雪》之歌，起而覓瑟不得，倚帷而詠之，聲繞殿閣，積雪倒飛。秦王甚異之，乃鼓缶而和，命左右以觴進徵君。徵君曰：「王亦止缶乎？」秦王曰：「何謂也。」曰：「夫物不可過盛，音不可過揚。過盛則亢，過揚則淫。今王之缶淫矣，不可鼓也，臣是以請止之。」秦王曰：「嗟乎！先生欲以寡人之姬喻，是寡人有淫姬也，於缶何有焉？」遂不悅而罷酒，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：「王請烹之。」秦王曰：「烹一士而動諸侯，不可謂武。」

徵君佯醉而出，秦王解白狐裘賜之以禦寒。徵君謂李玄曰：「秦未可去也。」

○汚吏

弘農太守金垣虐，郡人怨之，訟於秦王曰：「金垣之守弘農也，殘虐日甚，陽廉而陰貪。嬖者五人，噓於左右，借威行奸，貧富有訟必以賂而後達，有未達者則以聲劫於訟。幸而訟理，則曰是予力也。夫一室而樹私門者百出，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。故民有立錐以為安，則倍其地而結訟；貨殖以為贍，則隱其田而蠲役。貧益貧，富益富，雖積屍於囹圄，委命於溝壑，而不聞也。是以飲憤懷冤赴君之門，而怨左右以求直，如是者三矣。君之仁恕，戴之如慈父，君之明懿，仰之如日月，西土之民咸賴焉，豈惟一郡哉。我皇天命有司撫攝西土，將以禪君之勞，詢民之欲，以自靖也。今虐下而仇眾，素祿而養位，寵嬖而行私，賁緣而釣譽，不受君之明仁，而肆然為民牧，是蔑君也，君奄有西土，而威不加於一郡，以剪虐除殘，竊恐遠邇雷同，國如空舍，而君其孤矣。何以

示強於鄰國耶為弘農之民而■其父母，固罪也，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。君其先循良之察，而後誹謗之誅，無悔也。是以朝夕待死於殿下，賤臣唯命焉。」

秦王得其訟而憐之，乃命左右按其郡太守金垣，坐臧下獄。其妻素淫，乃詐為嬖女以千金賂秦王之左右，左右有通之者，是以得入宮闈，有寵於秦王。王欲釋之，不知其為太守妻也。是時，有漢使至秦，秦不禮漢使，以其事聞於朝，罰秦王之祿二千石，事竟不釋。太守及左右犯法者，皆徙於邊郡無赦。

是歲，紫微山崩而移。君子曰：「漢室不久，天下其方崩乎？」

○三軍

秦初作三軍，徵君上秦王書曰：「臣聞王之作三軍，竊以為驟矣。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，五年而修德，三年而勤政，二年而修武，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。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。諸侯未盟而先動之，釁必壅於秦。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，修令德而創王業，況千乘之大國哉。夫文王之撫岐邑也，薄其賦稅，弛其刑罰，矜恤鰥寡，懷保孤獨，扶植聲譽，寧輯離散，必興之役不及貧弱，無赦之罪不及子孫，仕有賢嗣則祿之，山澤之利有不貢，則疏之，安則同其樂，患則同其憂。是以王業隆而頌聲作，獄室空而不閉，田野密而相聞。市無啼老，道無鬥民，和氣昭而四時寧，諸侯歸仁焉。

今賢王治秦也，分祿於宗，解裘於士，賜食於左右，威暢於弘農；罷築台之役，納遠人之諫，慈惠而毅恭，彰彰甚矣。然仁澤未沾於四境，紀法未布於一國，能使弘農之民負堅荷銳於前，而不使舉秦之民抱飢寒之困而驅馳也。是三軍之作，其三釁乎昔晉文公納襄王於周，以示民義，伐原以示民信，大■於被廬以示民禮。然後作三軍，伐曹衛，出谷戍，釋宋圍，敗楚師於城濮，遂霸諸侯。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，何三軍之作也

賢王若修德而勤政，以保■王室，苟王室可輔，則委力以事之，而不為詘；王室之難成，則據秦以圖之，而不為篡。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於涂人，使諸侯乘於蕃林之上，蟬飲蠶食向西枝而流■既也。當此之時，秦之三軍徒足以為諸侯資耳，安能重於秦哉

臣之在秦，無所匡益，夙夜憂懼，懸心如鍾。進不得盡言以規王，退不能豫謀而越眾，臣竊恥之。雖然，賢王親草莽之疏，加不次之遇，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，以晉之強而盟於秦，並力以樹之，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。秦不盟晉，是失諸侯之雄也。臣聞之，諸侯同盟則聽於士，諸侯同勞則聽於民，諸侯同德則聽於天。欲晉之盟，秦非臣不可也。晉警方戢，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，王勿以臣為縱橫之士也。王室凋薄，不能以德庇諸侯，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，故歷說四君而及秦晉也。秦晉能相結以信，相樹以德，徵福於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烈，如是而作三軍，綏百姓，制諸侯，一海內，其孰御之。願王追治岐之政，紹居鎬之業，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。賢王其熟計焉。」

秦王感悟，遂罷三軍。

○去秦

秦王送徵君於渭橋，冠蓋載陌。秦王觴而言曰：「徵君之交盟於秦晉之鄙，若媒之導於婚姻乎，晉若不禮，徵君其無違寡人也。」徵君曰：「臣不能以報秦，而在晉則可以報秦，在晉而不報，臣亦不能以秦而報晉，是臣之復與不復在此游耳。臣有弟子八人，皆能顯諸侯而鎮國家，固霸佐之才也。王如惑臣，臣弟子有陸續者，使之事王，則何如？」秦王默然久之，曰：「寡人將聘之。」對曰：「續也，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聘之，何也。」秦王笑曰：「寡人所欲者，誠在徵君耳。徵君不自用而進陸續，何重於晉而輕於秦耶！」

徵君不悅曰：「憲也，乞食於秦，二年未嘗重秦也，今又進陸續於王，亦未嘗輕秦也。王必欲得臣以為秦重，則王之左右賢於臣者眾矣，而王以為輕何也臣始入秦，有負薪者觀於渭之梁，臣與之議，如探九淵，其際無有。夫以一負薪之士，王不能屈而用之，而況臣不如負薪者，反欲重於秦，恐秦人之竊笑非特負薪者而已。且王不聞陸續之賢乎。續也嘗以孝廉之名為諸侯重，豈輕於一秦國哉。愛士而不能用，重土地而不能謀，是徒知士之重於國，而不知國與士之均重也。士懷珍而待價，修名而待聘，不亦重乎。唯自重其器，而後可以重人之國。王必欲用臣，是不亮士之所重也。雖然，王不以士之所重者重，而士不以王之所重者輕。由此觀之，士不能輕重於秦也。亦唯是信與不信耳。故伊尹在夏則輕，在商則重；百里奚在虞則輕，在秦則重。今秦之輕重在王也，臣與陸續何有戰。」徵君遂行。